

追忆恩师蒋华良先生

2022年12月23日下午，惊悉恩师不幸离世，从昨天至今，我一直精神恍惚，心情无比沉痛！一方面忙于照顾新冠阳性家庭成员和2个孩子，另一方面作为学校的全国研考负责人，无法脱身。直到今天中午静下来，抑制悲痛提笔记录老师对我人生几个关键的帮助，略微表达对恩师的思念。

中华传统文化中，读书人莫大的幸事，即为得遇良师和幸会伯乐。蒋老师就是我的良师和伯乐，是迄今对我学术、职业、思维影响最大的老师！

学术生涯的领路者：我与蒋老师相识于20年前的2002年年底，那一年我夫人（当时还是女友）来华东理工大学参加一个有机化学学术会议，我跟着一起来上海，打算顺道去中科院上海药物所参加2003年博士生招生复试，并提前拜访拟报考的博士生导师。没曾想到此行造就了两个缘分：第一次踏足我今后奋斗的工作单位华东理工大学，第一次见到日后的博士生导师蒋华良院士（受恩于沈药62期师兄黄蔚介绍）。当时上海药物所的博士招生是先复试后出统考成绩，我在考完试不知道初试成绩的情况下，复试表现优秀，蒋老师作为面试组长，当场拍板录取我。但等到初试成绩出来之后，却发现我的成绩没有达标，无法被录取。我至今记得2002年沈阳的冬天，我作为一名硕士生在沈药学校操场上十分无助地给蒋老师打电话，恳求是否能想办法录取我。事后很多年我才知道，蒋老师拜托他的导师陈凯先院士给中

科院打了报告，以紧缺人才的名义破格录取了我，蒋老师就是这样默默帮人，并不宣之于口。我才三生有幸，有了 2 位博士生导师陈凯先院士（记名导师）、蒋华良院士（实际导师）。这是我人生一大转折，如果我不读博士，人生道路将完全不同。



图 1. 2006 年 6 月我博士答辩后与恩师合影留念

职业生涯的引路者：2004 年秋季，时任华东理工大学校长的钱旭红院士，向蒋老师提出校所共建华理药学院，并请他任首任院长。新成立的药学院需要各方面的人才，在我攻读博士学位的第二年（2005 年），蒋老师提前与我约定，希望我 2006 年毕业之后能到华理药学院任教，并和蔼地问我是否有什么困难和要求。我当时非常受宠若惊，仅委婉提出，由于已经结婚，夫人当时在老家高校任教（我原本打算博士毕业回老家就业，与夫人团聚），能否将夫人一并引进到华理药学院，蒋老师欣然应允。于是，2006 年 6 月底，从上海药物所博士毕

业答辩的当天下午，我即来到华理药学院入职报道。起初几年，作为一名应届土鳖博士生，新建课题组，困难可想而知，蒋老师从各方面大力、无私地扶持和提携我。职称评聘方面，大力支持我仅用几年时间即先后破格聘为副教授、教授；科研经费方面，不拘一格提拔我，2006 年博士毕业当年，我以课题负责人身份主持数百万元的 863 重点项目子课题，这在当年还是非常少见；支撑平台方面，我以蒋老师助手的名义，在起步阶段有较好的实验空间、研究生资源等。这些都非常好地促成了我在学术上比较快速、良性地发展，从 2012 年入选国家基金委首届优青，到 2017 年入选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，每一步的成长，都倾注了恩师的心血。师恩如海，教泽流芳，如果没有蒋老师的提携，我断不可能发展到现在的阶段。



图 2. 2017 年 6 月我作为优秀所友参加药物所毕业典礼，会后与恩师合影留念

报国情怀的示范者：恩师最大的心愿，就是为国、为民创制良药，这些都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。从 2006 年来华理任教至今，我一直践行着这个梦想，我也斗胆将自己领导的小团队取名“新药梦之队”，

将团队研发的活性化合物编号为 HLxxx, HL 既是华理的拼音首字母, 也是恩师名字的拼音首字母, 我多么希望能真正从 HL 化合物中最终成功推进一个获批上市, 遗憾的是, 恩师不能亲见了。从 2011 年开始, 我逐渐承担一些学院、学校的行政管理工作, 蒋老师一开始并不认同, 我知道他是担心我荒废了教学科研工作, 后来慢慢理解了我。2021 年 9 月我有幸受组织选派, 参加十九大以后中央党校第五期中青班学习, 临行前我专程找蒋老师汇报, 他非常高兴, 那一刻他的笑容我至今难忘, 很少看到他那么开心。他给我讲了很多他 2021 年 3 月参加中央党校第四期中青班学习的经历, 有幸追随恩师的脚步, 我们师徒二人一年内先后参加中央党校中青班学习, 让我倍感荣耀。蒋老师党校学习归来即承担了国家重要使命, 令人惋惜的是, 他有太多的心愿没有达成。

愿得此身长报国, 恩师的报国情怀必将永远激励我们这些学生!
恩师的做人、做事、做学问的高尚品德必将永远感染我们这些学生!
恩师永远活在我们心中!

匆忙写于 2022 年 12 月 24 日, 难免有疏漏。

李剑